

关于“正始之音”含义等问题的辨析

——兼答穆克宏先生

丁 放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穆克宏先生撰文对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史》的魏晋南北朝部分提出了一些看法, 笔者是此部分第一、二章的执笔者, 在研读了穆先生的文章后, 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本文认为“正始之音”可以用来指正始时期的诗歌, 而且这种用法在北齐人邢劭、隋初人王贞、唐初人李善的文章中即已出现;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的“正始之音”也指的是正始诗歌; 建安文坛的领袖是曹操, 而曹丕只是邺下文坛的核心。

关键词: 中国文学史; 正始之音; 建安文坛领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7)02-0085-06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2 期发表了穆克宏先生的文章《袁编〈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穆文”), 对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 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 作为魏、晋诗歌两章的执笔者, 本人对这两章的内容和观点负责, 本人认真阅读了穆先生的意见, 认为有些是相当中肯的, 如指出袁编文学史对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缺少论述, 就很有见地, 对这一问题, 笔者已在《中国文学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中作了相应的补充论述, 在此向穆先生致谢。但是, 笔者对穆文中提出的“正始之音”的含义问题、“建安文坛领袖”问题, 均不敢苟同, 谨作如下辨析, 兼向穆先生请教。

一、关于“正始之音”的含义

“穆文”指出: “‘正始之音’是指魏晋玄谈之风。”

“穆文”先引 1979 年版《辞海》“正始之音”条云: “指魏晋玄谈风气。正始是魏齐王芳的年号(240—249), 这一时期的学风, 以何晏、王弼为首, 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 开创了玄学清谈的风

气。谈玄析理, 放达不羁; 名士风流, 盛于洛下, 世称‘正始之音’。《晋书·卫玠传》: ‘昔王嗣辅(王弼)吐金声于中朝, 此子复玉振于江表, 微言之绪, 绝而复续, 不意永嘉之末, 复闻正始之音。’……《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所释, 大同小异。”

“穆文”又引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云: “(正始时)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 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 蔑礼法而崇放达, 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 即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 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 谓长史谢鲲曰: ‘不意永嘉之末, 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 莫不崇敬, 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 太祖赐名曰咸、曰粲, 谓玄保曰: ‘欲令卿二子有正始林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 ‘卿少陶玄风, 淹雅修畅, 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 袁粲言于帝曰: ‘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 ‘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

在引述了以上两段文字后, “穆文”指出: “所论至为明确。而袁编文学史却理解为正始诗歌, 使人信疑参半。……我认为袁编文学史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收稿日期: 2006-11-12

作者简介: 丁放, 男, 安徽省淮北市人,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文学博士。

在这里,我们首先指出顾炎武《日知录》、《辞海》等工具书的一点小失误,即引文不够原始。《晋书》成书于唐太宗贞观(627—650)年间,而关于“正始之音”较早的说法,当为南朝人刘义庆(403—444)《世说新语》,该书卷八《赏誉》云:“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①不可否认,“穆文”所引《晋书·卫玠传》及《日知录》所引诸材料中的“正始之音”的确“指魏晋玄谈风气”。

但是,“正始之音”并非特指“魏晋玄谈风气”,也可以指“魏晋玄谈”之外的东西。这里应当从“正始”的含义谈起。“正始”本是一个儒家的术语,指正其初始。《毛诗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亦可指合乎礼仪、法则之始,《谷梁传·定公元年》:“昭公之终,非正终也;定之始,非正始也。”后世这一用法极为普遍。如《弘明集》卷六谢镇之《与顾欢书折夷夏论》:“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绅,披毡绕贝,埋尘焚火,正始之音,娄罗之韵,此俗礼之小异耳。”“正始之音”指儒家礼仪。“娄罗”是象声词,形容语音含混嘈杂,有轻视意。初唐李百药(565—648)《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碑主为房彦谦):“宁谓正始之音,一朝长谢;师资之德,百舍无从。”^{[1]卷一四三,1450}“正始之音”谓儒家传统。“正始之音”也可指符合儒家精神的雅乐。邵轶《云韶乐赋》:“若乃周道衰,王泽竭,正始之音奔散,哀思之风郁结。”^{[1]卷三三,3373}李商隐《献相国京兆启》:“宫商资正始之音,寒暑协中和之序。”^{[2]1912}《太平广记》卷三三:“后数年,玄宗梦神仙数人,持乐器集于庭,奏曲以授,请为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云》。”^{[3]《神仙·韦余》,69}白居易《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4]卷三,210}

可见,“正始”本是一个儒家的术语,到曹魏时,被齐王芳用为年号,其后,人们用“正始之音”

一词,既可保留其词原始的“儒家经典”之义,又可用于指正始年间流行的清谈风气,还可以用来指正始时期的诗歌。在《世说新语》之《赏誉》篇中“正始之音”指正始时期的谈玄风气,但在稍后的刘勰(约465—约520)《文心雕龙》中,即用“正始”、“正始余风”来形容南朝的诗歌。

《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5]卷二,66—67}

《文心雕龙·时序》:“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淡,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5]卷九,674}

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刘勰将曹丕、曹植兄弟与王粲、徐干、应瑒、刘桢作为建安诗坛的代表,接着以“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来概括正始时期的诗歌特点,而以何晏、阮籍、嵇康作为正始诗人的代表。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刘勰说魏明帝曹叡(年号太和、青龙、景初,公元227—239年,在位十三年)重诗崇文,何晏、刘劭(按:刘劭为《人物志》的作者,有诗传世)是当时出色的诗人。接下来几位少主即位,依次为齐王曹芳(年号正始,公元240—249年;嘉平,250—254,在位十五年)、高贵乡公曹髦(年号正元、甘露,公元254—259,在位六年)、元帝曹奂(年号景元、咸熙,公元260—264,在位五年),相继执政,只有曹髦较有文才,此时“正始余风”盛行,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诗人齐名于时。此处“正始余风”显然是指嵇、阮、应、缪诸人的诗歌。有趣的是,穆文所引的《日知录》恰好指出《宋书》中以“正始余风”、《南齐书》用“正始遗风”指当时的玄谈风气。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正始之音”、“正始余风”、“正始遗风”既可指其所指代时期的玄谈风气,也可指当时的诗风。

穆文还指出:“袁编文学史却(将正始之音)理

① 《世说新语》卷四《文学》亦云:“殷中军为庾公长史。……(王)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解为正始诗歌,使人信疑参半。当然,袁编文学史的理解也有根据的。他们的根据就是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此说并不准确,我们的根据不仅仅是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除了上引《文心雕龙》的相关材料外,我们依据的下列三条材料的时代,都比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要早许多。

一是《全北齐文》卷三邢邵《广平王碑文》:

公……望青松而比秀,干白云而上征。侍讲金华,参游铜雀。出陪芝盖,入奉桂室。充会友之选,当拾遗之举。发言为论,受诏成文。碧鸡自口,灵蛇在握。方见建安之体,复闻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僚右。^{[6]卷四十五,806}

这里“建安之体”与“正始之音”连文,前者指建安诗歌,后者是正始诗歌,是很明显的。邢邵生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虽比《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403—444)晚了近一百年,但比生于唐太宗龙朔三年(661)的陈子昂要早二百多年。

二是《隋书·王贞传》载王贞谢齐王索文集启曰:

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余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移时,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7]卷七十六,1737—1738}

本节文字中“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很明显是指正始诗坛与元康诗坛,作者王贞生卒年不详,但他隋文帝开皇(581—600)初任汴州刺史樊叔略的主簿,假定他此时二十岁,则他约生于561年,比陈子昂早出生约一百年。

三是李善《上文选注表》:

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子,综肇悦于逸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长离北度,腾雅咏于主阴;化龙东驾,煽风流于江左。爰逮

有梁,宏材弥劭。昭明太子业膺守器,誉贞问寝。居肃成而讲艺,开博望以招贤。掌中叶之词林,酌前修之笔海。周巡绵峤,品盈尺之珍;楚望长澜,搜径寸之宝。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8]卷首,3}

这段文字中“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连文,“建安之体”显然指建安诗歌,“正始之音”显然指正始诗歌。李善注《文选》六十卷,于显庆三年(658)进献,诏藏于秘阁。其上书时陈子昂尚未出生或刚刚一岁。^①

总之,“正始之音”一词,有三个主要含义,首先:指正统的儒家经典和合乎儒家规范的正统诗乐,这是“正始”的本义。当“正始”被用为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后,与这一历史时期相联系,“正始之音”派生出两个常用的引申义,分别指“魏晋玄谈风气”和“正始时期”的诗歌。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一章所说的“正始之音”,指的是正始时期的诗歌,用法是准确的,有充分的理论与事实依据。

二、对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理解

穆文说:“这里(按:指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所说的‘正始之音’,显然不是指魏晋玄谈风气。”又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认为“‘正始之音’指的是嵇、阮的诗”的说法是错误的,又云:“我认为陈子昂所谓‘正始之音’指的是过去所说的一种雅正的诗风。”笔者认为“穆文”的理解不够确切。为了论述方便,先将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全文征引如下: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① 多数学者认为陈子昂生于公元661年,则李善上《文选》时,他还没出生;也有学者认为陈子昂生于658年,则此年他刚出生。

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9]卷一,15}

陈子昂此文的重心是对五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史进行分析评论。故其开宗明义即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接着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很显然,他认为文章(此处的重心在诗歌)的衰敝是从汉、魏之后的晋、宋时期开始的。他最不满的是“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间诗”,常恐古人之风(即汉魏风骨)失传,变而为“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因此常耿耿于怀。当他见到东方虬的诗十分高兴,感到眼前一亮:“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建安”为汉献帝年号,即“汉、魏风骨”之“汉”;“正始”为魏废帝(齐王芳)年号,即“汉、魏风骨”之“魏”,二者在时代上紧密相接,“正始之音”应当指“正始诗歌”。这应当是陈子昂《序》的本意。至于“建安作者”见到“正始之音”为什么会“相视而笑”呢,可能是因为正始诗歌能继承建安,建安作者感到后继有人,故发出欣慰的、会心的微笑。陈子昂此文的逻辑是以时代为序,先说大的年代“汉、魏”、“晋、宋”、“齐、梁”,当然还有无须说明的唐代,后说具体年号“建安”、“正始”,行文相当严密而清楚。如果按照穆文的理解,陈子昂《修竹篇序》中的“正始之音”,“指的是过去所说的一种雅正的诗风。《毛诗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则显得较为费解,求解过深,甚至可能变成一种曲解。其实郭绍虞、王文生先生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正始之音”的注释已说得非常清楚了。他们指出陈子昂《修竹篇序》与《世说新语·赏誉》所说的“正始之音”含义不同,是非常确切的。所以,穆文对《中国历代文论选》的批评恐怕也不容易站住脚。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有一段话向来为人所忽视,即:“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其实这段话对全面理解陈子昂的思想大有关系。解三说东方虬的诗可与张茂先(张华)、何敬祖(何劭)比肩,陈子昂也表示赞同。我们看看他们二人的情况。张

华(232—300)是魏、晋之际的著名官吏、文人。他于魏末被荐为太常博士,晋武帝时,因力主伐吴有功,历任要职,官至司空,进封广武县公,有台辅之望。华性好人物,乐于奖掖后进,当时才俊如陆机兄弟、左思、陈寿、束皙、挚虞等人,皆出其门。钟嵘《诗品》列其诗于中品,评曰:“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甲科疑弱,抑之中品恨少,在季、孟之间矣。”^{[10]216}《文心雕龙·时序》:“茂先摇笔而散珠”。^{[5]卷九,764}《晋书·张华传》称张华诗“辞藻温丽”。吕德申先生《钟嵘诗品校释》云:“张华诗的风格特点是长于抒情,风力不足,但有较强的艺术性,因此被认为源出于‘文秀而质羸’、‘自伤情多’的王粲。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也认为张华诗‘学仲宣’”。^{[11]71}何劭(236—301)字敬祖,何曾子,袭爵朗陵郡公。司马伦时,官至太宰。博学善属文,尤以《游仙诗》著名。钟嵘《诗品》将何劭与陆云、石崇、曹摅合论,亦列于中品,评云:“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于其哲昆,故称二陆。季伦、颜远,并有英篇。笃而论之,朗陵为最。”^{[10]235}钟嵘认为在四人之中,何劭的诗是最好的,《文选》录其《游仙诗》、《赠张华》、《杂诗》各一首,的确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从张、何二人的生平及《诗品》评语可知,张华、何劭虽然比阮籍(210—263)、嵇康(224—263)年龄略小,但都是生于正始之前,活动于正始之后的著名文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5]67}他此处所论的是汉末至西晋初年五言诗的特点,所列举的诗人,按时代顺序依次是张衡(平子)、刘桢(公干)、王粲(仲宣)、曹植(子建)、嵇康(叔夜)、张华(茂先)、张协(景阳)、左思(太冲),张华正居其中,故可知张华是魏、晋之际五言诗的优秀代表之一,张华、何劭之诗皆入钟嵘《诗品》之中品,在诗坛上有较高地位,他们的诗当然可视为“正始余风”^①,我们从陈

① 张华比嵇康小9岁,何劭比嵇康小13岁,既然嵇康被严羽《沧浪诗话》视为“正始体”的代表之一,我们当然可以说张、何二人有“正始余风”。

子昂将东方虬与他们相提并论可以推知,陈子昂所说的“正始之音”,只能是正始时期的诗歌而不是“过去所说的一种雅正的诗风”。当然,可能由于东方虬的诗与阮籍、嵇康二人风格不同,与张华、何劭二人相近,故解三(以及陈子昂)说东方虬与他们比肩。再则,张华诗“其源出于王粲”,正是“建安风骨”的继续,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这一诗歌传统陈子昂是肯定的。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正是对阮籍《咏怀》八十二首的直接继承,可见他对正始诗歌情有独钟,在此序文中提到“正始之音”应当是指正始时期的诗歌创作。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年号,既然王敦可以用“正始之音”指当时(指魏齐王芳正始时期)的玄学,陈子昂为何不能用“正始之音”指当时的诗歌呢。且如上所述,在陈子昂之前,邢劭、李善等人已将“正始之音”理解为正始诗歌,故穆文“在陈子昂之前,没有人将‘正始之音’理解为正始诗歌”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

三、建安文坛的领袖问题

针对《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一章第一节《曹操与曹丕》中“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的提法,“穆文”指出:“曹操是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我认为还可以讨论。……但是,从具体史实考察,我同意余冠英先生的观点,曹丕才是当时文坛的领袖。”读了“穆文”之后,我们仍然认为建安文坛的领袖是曹操而非曹丕,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曹操创作成就较高,我们在《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一章第一节中引了这样一段话:“(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12]《魏书·武帝纪》引王沈《魏书》,54 这是说曹操的文才足以领袖七子。其二,建安时期著名的“建安七子”

均由曹操招至麾下,我们引用了曹植《与杨德祖书》中的一段文字:“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王粲)独步于汉南,孔璋(陈琳)鹰扬于河朔,伟长(徐幹)擅名于青土,公幹(刘桢)振藻于海隅,德琰(应璩)发迹于此魏,足下(杨修)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指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8]卷四三,593 七子诸人对曹操也是倾心归附,除了孔融之外,其他六人在建安十三年之前都曾为曹操僚属^①。至于曹丕、曹植,本来就是其子。其三,曹丕本人不具备成为建安文坛领袖的条件。从年龄上看,孔融(153—208)比曹操(155—220)还要大两岁,陈琳(?—217)汉灵帝时就已任大将军何进主簿,阮瑀“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参军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瑀以(建安)十七年卒。”^[12]《魏书·王粲传》,600 则阮瑀既未曾在曹丕手下任职,年龄也比曹丕大不少。徐幹(171—217)比曹丕大十六岁,刘桢(?—217)生年不详,但从其《赠徐幹》一诗的口气来看,他当与徐幹年龄相仿。应璩(?—217)生年亦不详,从其仕履来看,当与刘桢、徐幹诸人相近。^② 七子中最年少的王粲(177—217)也比曹丕要大十岁,“建安七子”可以说是曹丕的父辈,七子诗歌的代表作也多写于汉末或建安前期,曹操的诗自不必说,我们再以王粲为例,他的《七哀诗》共三首,其一(西京乱无象)写汉末动乱,既是一幅难民图,又写出自己的遭遇。唐人李周翰说:“此诗哀汉乱也。”(六臣注《文选》)清人吴淇说:“哀汉实自哀也。”(《六朝选诗定论》)说得都很精当。汉末初平元年(190),董卓挟迫献帝迁往长安,关东诸州郡起兵讨之,初平三年(192)王允杀董卓,

① 石云涛《建安时期邺下文人群体的形成与汉末政治斗争》云:“建安元年(196),献帝拜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三年,置军师祭酒。建安十三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这年六月,以曹操为丞相。聚集邺城的文士起初不少是以曹操两府僚属入邺的,如路粹、陈琳、阮瑀、徐幹等为司空军谋祭酒,刘桢、王粲、应璩、丁仪、刘廙等为丞相掾,繁钦为丞相主簿,荀伟为军谋掾,杨修为丞相府仓曹主簿。”(石云涛《建安唐宋文学考论》,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② 据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编第一章第三节介绍,陈琳约生于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前后(用俞绍初说),阮瑀约生于永康元年(167)前后(用俞绍初说),应璩、刘桢约生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前后。

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造乱。此诗当作于王粲南奔荆州、初离长安之时;其二(荆蛮非吾乡)是王粲久客荆州思乡怀归之作,与其《登楼赋》或是同时之作,学术界一般认为作于王粲二十九岁左右,此时他尚未归附曹操。其四,曹丕在邺下时,确实曾与七子中的诗人游处,这也就是曹丕《与吴质书》中所说的:“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8]卷四二,591陈琳、阮瑀、应瑒、刘桢、徐幹、王粲等人在邺城都曾与曹丕有过文学方面的交往^①,曹丕曰:“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瑒等同作。”(《典论·叙诗》,《初学记》卷十引)他们基本上都是与曹操年辈相近的文人,在没有随曹操征战而留在后方邺城时,与留守邺城的曹丕游处唱和(其实唱和时曹植也经常参加),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从建安十六年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至建安二十二年“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曹丕《与吴质书》),他们在政治上与文学上主要听命于曹丕,也是很自然的。但诸人的创作高潮已过,如此时王粲、刘桢、阮瑀、应瑒、曹植有《公宴诗》,但主要写宴赏之乐,并非佳作。因此徐公持先生说:曹丕“他(以及曹植)充当着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这个集团完全是在曹操的扶持

下形成的,曹操是他们的当然领袖。”^[13]²⁴⁶我们认为,较为稳妥的说法是,曹操是建安文学的领袖,曹丕是邺下文人的核心。但此事较为明显,本文不作详论,在《中国文学史》(第二版)中未作修订,以示坚持原来的意见。

(本文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君博士提出中肯的意见,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 [2]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3] 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6] 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7]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8] 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
- [9] 徐鹏校.陈子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0] 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11] 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2] 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3] 徐公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曹丕[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Analyzing the Meanings of “the Voice of Zhengshi”: a Reply to Mu Kehong

DING Fang

(Chinese Poetics Research Center,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Mr. Mu Kehong has written an article in which he raised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textbook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Higher Education Press, especially about the part of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of which I happen to be the author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hapters. After having carefully read the article written by Mr. Mu Kehong, here I would like to offer some of my reflect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act that “the Voice of Zhengshi” can refer to the poetry created in the period of the reign of Zhengshi. As a matter of fact, Xing Shao, a scholar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Wang Zhen, a scholar of the early Sui Dynasty, Li Shan, a scholar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had all employed this terminology in their articles. When Chen Zi’ang wrote “the Voice of Zhengshi” in the preface for the Chapter Slim Bamboo written by Dongfang Qiu, an emperor’s retinue of noble lords, he really meant the poetry composed in the period of the reign of Zhengshi. The omnipotent leader of the Jian’an literary circle was definitely Cao Cao, while Cao Pi was only the core of the Yexia literary circle.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Voice of Zhengshi; leading figures of the Jian’an literary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参阅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第三章和《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曹丕》的相关论述。